

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 回忆录

第 六 分 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 华 书 局

顾维钧回忆录

GùwéijūnHuìyìlù

第六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9¹/₂印张·3插页·448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4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416 定价: 7.95元

ISBN 7-101-00294-3/K·125



顾氏以中国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1946年摄于纽约弗拉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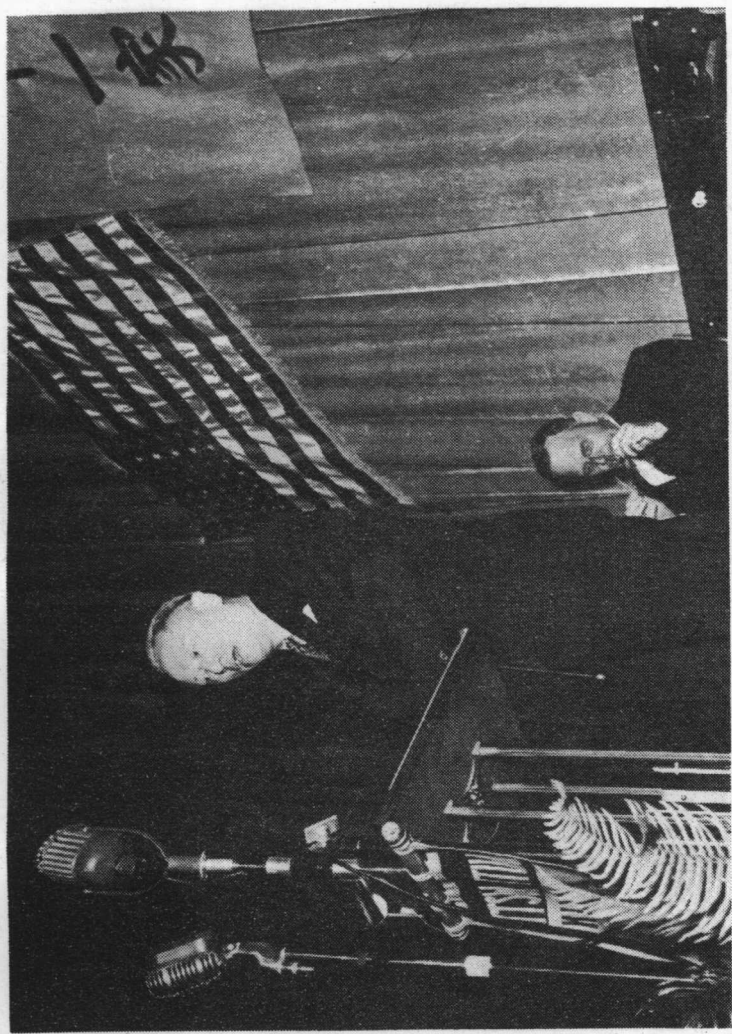


顾氏新任驻美大使，与杜鲁门总统交谈。 1946年摄于华盛顿



顾氏在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与美国首席代表奥斯汀参议员交谈。

1946年10月25日摄于纽约弗拉辛。



顾氏在堪萨斯州举行的联合援华运动首届会议上发表演说。该运动为援助中国的医院、大学和福利设施设立基金。

1947年1月

出版说明

顾维钧先生自1946年至1956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达十年之久，在本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经历的回忆有三百五十万字之多，其篇幅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对某些问题的叙述至为详尽。原稿中关于这一阶段的回忆分为两卷，1946年至1950年为第六卷，1950年至1956年为第七卷。第六卷译文有一百余万字，我们将第一章至第八章（1946年至1948年）编为第六分册，第九第十两章（1949年至1950年）编为第七分册，分两个分册出版。

第六卷（第六、七分册）的内容有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马歇尔调停失败、莫斯科会议、马歇尔的政策和主张、美蒋微妙关系、宋美龄访美、李宗仁去美、国民党政府乞求美援的曲折过程、国民党内部复杂矛盾的内幕，以及三年内战国民党由发动到崩溃过程中的诸多情况。对于我们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当时正值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变化迅速之际，顾氏基于本人的政治立场、观点以及职务身份等原因，对有些事件的叙述和见解，不可避免有所偏见，这是容易理解的。

由于译者能力所限和资料不足，有些人名名称，查证无从，只能音译，至于其他讹误之处，亦在所不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第六分册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1946—1950年

第一章 开始时期

1946年7月—12月 (1)

第一节 使美之初

1946年7月—9月 (1)

第二节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1946年10月—12月 (29)

第二章 美国从中国部分脱身时期

1947年1月—3月 (37)

第一节 马歇尔使命和美国调停工作的 终止

1947年1月 (37)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内战扩大的反应

1947年2月—3月 (48)

第三章 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

1947年3月—9月初 (73)

第一节 莫斯科会议, 杜鲁门主义和美 国的援外政策

1947年3月—4月 (73)

(1) 莫斯科会议, 特别是这次会议反映了中国在 五国外长会议中的地位	(73)
(2) 杜鲁门主义和美国的援外政策 1947年3月—4月	(87)
第二节 1947年5月—9月的形势发展 1947年5月—9月6日	(97)
第四章 中国要求经济援助 1947年4月—6月	(122)
第一节 中国要求十亿美元贷款 1947年4月—5月	(122)
第二节 美国对于中国要求的反应 1947年6月	(144)
第五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947年7月—12月	(170)
第一节 魏德迈代表团访华 1947年7月—9月	(170)
(1) 访华的经过 1947年7月11日—8月25日	(170)
(2) 魏德迈访华在中国和美国的反响 1947年9月	(193)
第二节 联合国所反映的国际背景 1947年9月—12月	(207)
第三节 中国得到象征性的援助 1947年9月—12月	(236)
第六章 为援华计划而奋斗 1947年12月下旬—1948年9月	(276)
第一节 美国国务院的援华法案	

1947年12月下旬—1948年2月	(276)
中旬	
第二节 关于1948年援华法的国会辩论	
1948年2月中旬—4月5日	(305)
第三节 援华法的实施	
1948年4月—9月	(331)
(1) 谈判与拨款	
1948年4月—6月	
(2) 军事物资的采购	
1948年6月—9月	(370)
(3) 外交背景	
1948年7月—9月	(403)
第七章 国际新形势, 美国国内政治及其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48年	(435)
第一节 1948年国际形势的发展	(435)
第二节 美国国内政治——总统选举	(487)
第八章 中国情势恶化之际的中美关系	
1948年10月—1949年1月中旬	(503)
第一节 中国要求美援	
1948年10月—11月中旬	(503)
第二节 中国局势及美国的反应	
1948年10月—11月	(535)
第三节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敦促美援	
1948年11月25日—12月30日	(558)
第四节 中国政府建议和谈期间的美援	

前景

1948年12月 1 日—1949年 1 月

中旬 (583)

第一章 开始时期

1946年7月—12月

第一节 使美之初

1946年7月—9月

我于1946年7月5日抵达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我先以两天时间了解我所面临的问题和工作。有几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包括1946年4月指定拨给中国而迄未制订执行协定的五亿美元、海军援华方案,以及7月份以后美方继续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和公使衔参事谭绍华进行商讨。他外交经验丰富,曾任中国驻墨西哥和驻巴西公使。我听取了陈之迈的报告。他是另一位参事,自1944年以来一直在驻美大使馆供职。接着,我们研讨了在美进行宣传报道的工作和问题,因为陈一直从事与美国国会的联络工作,他的活动领域与宣传报道密切相关。我还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董事王守竞博士谈了该公司情况及美国今后援华的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该协定在1946年6月签订,规定用长期信贷方式,向中国交付原属战时对华租借法案项下,但在对日作战胜利前并未交付的物资。我接见了郑宝南,他是我国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联总)的代表和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代理署长。我听取了他就他的工作、行总在国内的情况及行总与联总的关系等方面的全面汇报。联总是由前纽约市长拉瓜迪亚领导的。据陈说,此人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因此给他造成了很多麻烦。

不幸的是,我颇感身体不适。在伦敦和初到华盛顿时,我一

直感到疲惫不宁。想来是由于从3月到6月之间,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以及华北和东北之行,我终日忙于接见记者、酬酢社交、发表讲演等活动,因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6月底我由华盛顿返抵伦敦后,便觉工作劳顿,加之离任大使的例行事宜,如觐见英王和王后辞行,向首相、外交大臣、其他阁员以及各友好国家使馆的同仁告别,出席各方为我举行的晚宴、午宴及招待会等等,使我更感疲乏。我请我的私人医生麦考尔大夫为我检查身体。他认为我的健康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我的体力已接近衰竭。我的血压很低,是160/78,神经系统机能失调,两臂都没有反射作用,左眼见光时瞳孔也没有反射作用。

这时我接获政府急令,要我尽快离英前往华盛顿。因此,我抵达美国首都时,仍觉疲劳,夜不安眠。翌日,我便去找名医考夫曼大夫。他给我作了全面检查,三天后给我一份检查报告。该报告除证实麦考尔大夫的检查结果外,建议我注射维生素C,以增强体质。从此我每天都打针。

但是大使馆工作不容停顿,尤其是我到任伊始,除常规工作外,又有一些官场礼仪必须履行,诸如正式拜会国务卿及国务院其他官员,向总统呈递国书,以及对外交使团中许多同仁作礼节性拜访等。这样勉强支持自然无益于健康。每日注射维生素C,也只能使我免于病倒,健康状况并无改善。最后在考夫曼大夫坚决要求下,我去大西洋城休息了一个星期。在8月3日至11日的休息期间,我主要是卧床安睡。头三天每天睡十五小时,精神大感轻松。经过离开华盛顿休息一周之后,我精力充沛,不仅恢复执行大使职务,并且兼任了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该委

* 编者注:顾氏在远东委员会的工作原拟在第六卷中另辟一节专题叙述,但现在未纳入《回忆录》。希望研究这方面问题者参阅第六卷的原始材料。

员会系为研究和处理所有有关日本问题而设置的，当时日本处于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管制之下。

这期间我拜会了代理国务卿并访问了礼宾司司长及远东司司长。我于7月9日与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谈话意味深长，且涉及许多问题，诸如美国的朝鲜政策，在朝鲜问题上的摩擦，中国铁路设备借款，以及任命司徒雷登博士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实质和目的等。

司徒雷登的任命于7月11日获得批准，当时引起了各方的注目，因为他曾是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学校长。他从未任过公职，更不是一位美国职业外交家。但是由于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然也能阅读汉文。中国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中国政界人物，他都认识。范宣德告诉我，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其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襄助马歇尔将军。

由于我在就任驻美大使的同时还接任了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职务，因此我和各位团员一起检查了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这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7月10日，代表团专门委员马天则前来汇报该委员会的工作和性质。他说，据他推断，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为麦克阿瑟在工作中以及在对日管制方面所发生的问题起掩护和开脱的作用。因为各盟国对于对日委员会管制权集中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一身这点一直颇有非议，并迫切要求对占领下的日本参与共管。

另一个紧迫问题是联总署长拉瓜迪亚造成的。郑宝南曾对我说，他一直在给我方制造麻烦。在7月10日，他忽然下令联总冻结一切对华供应物资。事出意外，又显乏根据，我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以纠正拉瓜迪亚命令中所包含的曲解和误会。发表声明前，我先把郑宝南请来，他说该命令适用于除食品外的一切

物资，并对导致这位署长采取爆炸性行动的前因作了详述。

同日，即7月10日，我接见了毛邦初将军。当时他是中国空军驻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他向我介绍了空军技术装备计划，以及中国的空军设施和学校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项目因经费匮乏而完全陷于停顿。他说，虽然蒋委员长已批准他继续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议，但行政院则认为这些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不久，我又听取了关于海军援助方案的报告，要求我设法尽速筹措二百一十万美元，以便使按方案建立的青岛海军训练中心能继续得到物资和技术服务。我给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发了电报。幸而这封要求给美国海军付款以求继续向青岛训练中心提供物资的电报，迅即获得了答复。两天以后，即7月14日，宋子文来电称，已令中国银行给美国海军部划汇一百万美元，使其下令继续向青岛供应物资。

海军武官刘永仁中校也于7月11日前来报告关于美国向中国移交军舰的情况。他谈了已移交的八艘舰只，计驱逐舰二艘、反潜舰二艘（甚小，系按中方之意代替另二艘驱逐舰提供的），及扫雷舰四艘。他说，各舰都是美国海军不能使用的旧船。至于已经移交给中国的九十七艘舰只，则全都是坦克登陆艇，其中除少数外，都是原为进攻日本而用于远东水域的。

同日，我第一次出席远东委员会的会议。关于该委员会，我将专题叙述，这里暂且不表。接着，我在16日递交了国书，这是每位新任大使或公使必须履行的仪式。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先生到双橡园中国大使官邸，陪同我乘坐仪典汽车去白宫。抵达后，总统私人秘书康内利立即把我引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与我交谈七八分钟，然后我即按伍德沃德事先的指点，递交了我的到任国书和魏道明的召回书。通常递交国书时的致词附在国书的封套上。总统接过国书后，面交给我他的致词。两方书

面致词仅作互换，并未宣读。杜鲁门总统表示了欢迎之意。他说我是他久仰的人物，此次来美就任大使，他个人深感欣幸，美国也为之增光。

他询问了中国的局势。我说，局势还不十分安定，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在国内实现和平、统一和民主。杜鲁门总统说，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但是我指出，这些目标能否达到确实要依靠国内各方势力的合作，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该党的合作态度似有不足，它没有履行与政府业已达成的协议。我告诉总统，马歇尔将军曾不遗余力地促使中国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但欲求成功，必须取得另一方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的坚决支持和合作。现在另一方为了取得政权，似在一心扩大其影响与实力，拖延和解，似乎缺乏对等的合作精神，这就使得马歇尔的使命变得相当艰巨。总统说，马歇尔将军最近的报告也开始给人以这种印象。

我们的交谈接着转向其他问题。杜鲁门总统提到我早年曾负笈美国并曾到美国出席许多国际性会议。我就司徒雷登出任新大使表达了我方欢迎之忱。我说，他能说中国话，可以和蒋委员长直接交谈。于是杜鲁门谈及在国际集会中互相了解的困难。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讲同一种语言，那该多好。我向总统谈了国联使用世界语的一段往事。伍德沃德也讲了一位巴西大使和一位智利大使的轶事，他们两个人都夸奖对方家乡话讲得好，其实彼此用的正是对方国家的语言。

我向总统告辞。伍德沃德按照礼仪陪送我返回大使馆。在大使馆，我按惯例以香槟酒款待，并将馆员一一介绍给伍德沃德。

次日，我拜会了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因为他在巴黎参加四大大国外长会议，刚刚回来。我们首先讨